

□李昕

## 齐邦媛和她的《巨流河》

我与齐邦媛先生缘怪一面，甚至没有通过信，但是我主持出版过她的书。她的回忆录《巨流河》，是她的学生王德威教授在2009年冬天介绍给三联编辑冯金红的。冯当即将这本台湾版精装书转给我，希望我安排编辑看看，因为她负责学术出版，无暇处理这一类书稿。

因为王德威是三联的老作者、哈佛大学教授、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，我的直觉是，由他来推荐，此书定不简单，于是我便先睹为快。

那个周末，我捧起《巨流河》便不能释手，被它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，感觉它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书。

作品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，作者以自己一家两代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，勾勒出纵贯百年、横跨两岸的历史图景。作者的文笔温婉深沉，含蓄内敛，写人叙事，情貌毕肖。王德威在书末的评论里称这本书“如此忧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”，它发出了一种“洁净”的声音，“一个跨越历史，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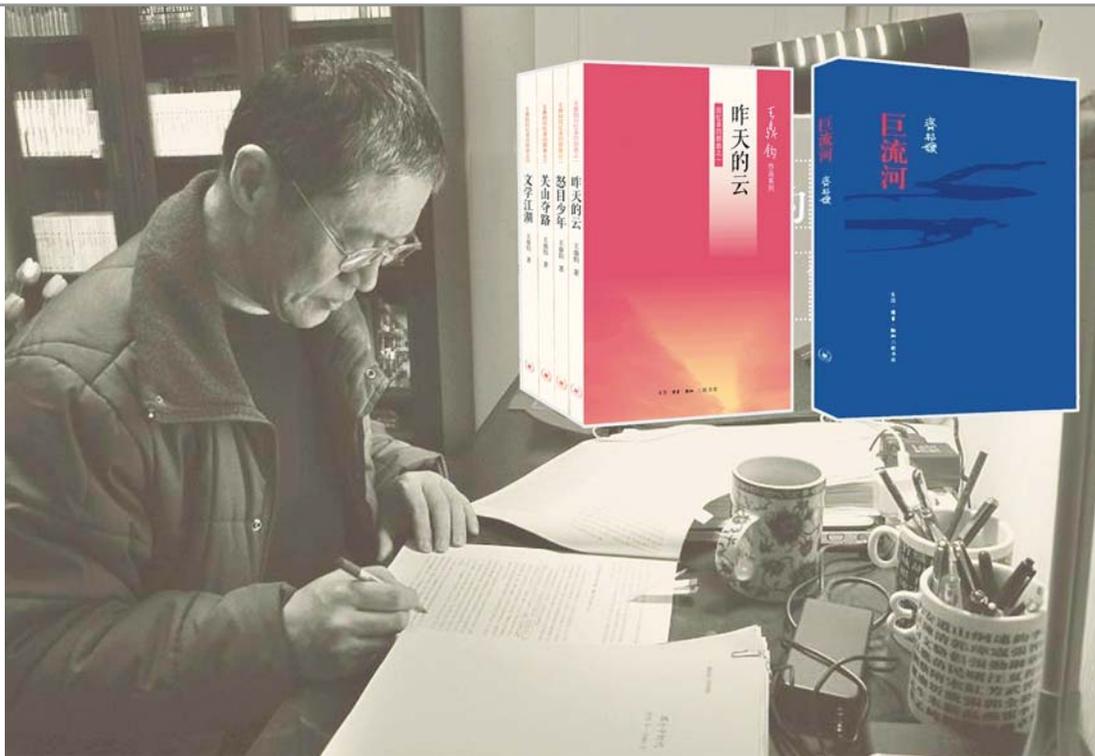
这也是一部非常典雅的文学作品，但作者自己似乎并没有把它当作文学来看待。她有感于60年来“殉国者的鲜血，流亡者的热泪，渐渐将被遗忘与淹没了”，于是决心要为“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”。

我发现，作者的家国情怀，作品的微言大义，使这部回忆录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个人角度的20世纪实录。它是感性的，充满着感情，但更是理性的，倾听着深邃的思考。对于我们，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，打开了反思历史的另一扇门。

我们按正常程序出版了这本书，立刻获得强烈社会反响。

不久，齐邦媛又寄给刘蓉林一本新书，即台湾“中研院”访谈整理的《齐世英口述自传》，显有征询三联的出版意向之意。齐世英，字铁生，人称“铁老”，是齐邦媛之父。他的故事，在《巨流河》中浓墨重彩，给人印象颇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本口述自传，可以视为《巨流河》的姐妹篇。

然而，这本自传的出版却让我很费踌躇，原因是它的内容不完整，作者本人的口述截止到1949



# 出版背后的故事

2005年，三联书店(香港)总编辑李昕重返北京三联书店，致力于打造大众读物，并出版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、促进历史反思的纪实文学作品。此外，他也积极参与了中国港台作家在大陆出版作品的工作，促成了齐邦媛、王鼎钧等作家的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事宜。《一生一事》是李昕回顾其四十年编辑生涯的回忆录。在书中，他不仅讲述了与众多文学名家在编辑工作中的交流经历，还从编辑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与遗憾。

年，可能是他对自己后来的经历故意隐讳所致。而作为自传，未能把这些充分反映，实在可惜。这便是我最终放弃出版此书的理由。

但是很快，另一家出版社把它收入一套口述史丛书出版。

当然，今天想来，或许是我过分追求完美而求全责备了。事后我曾感到有些遗憾和后悔。因为《齐世英口述自传》尽管截止到1949年，但它的史料价值仍然是值得重视的。

## 王鼎钧和他的《回忆录四部曲》

2012年春节前夕，三联的编辑饶淑荣来找我，说她想出版王鼎钧(人称“鼎公”)的书。她告诉我，“回忆录四部曲”的版权竞争非常激烈。她已经给鼎公写过一封信，但是鼎公回复说，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联系的另外两三家出版社正在竞标，请她也向这家版权中介公司报价。她说，现在是要拍板定案的时候了，恐怕需要领导出面。

我觉得大家都到版权中介公

司去竞争，靠报价定输赢，三联显不出什么优势，但我们应该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服作者，于是我决定直接给鼎公写信。

我致鼎公的第一封信，回顾了我和他此前的20年书缘，告诉他虽然阴差阳错，未能落实原先的出版策划，但是我一直对他保持关注与期待。希望他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合作的机会，让我实现一大心愿。

几乎当天就收到鼎公热情洋溢的电邮。从来信的口气中，我们感觉到鼎公的合作意向呼之欲出。然而，鼎公自有他的纠结。信的末尾，他说：

不瞒您说，四部回忆录的内容或文句诸多不宜，如何删修，涉及弟之文格，弟不免有些执着，是以迟迟至今。这才是未来最大的变量。

无论如何，我会永远记得您的美意。

这意思，是要看我们如何处理他的书稿再做决定。

但这个问题怎样回答，先要研究书稿中的问题。

于是我四处联系北京的港台

文学专家，想借阅“回忆录四部曲”的第三、第四部。然而无果，这两本是新书，大家都没有见到。只得写信报告鼎公，请台湾尔雅出版社速速寄来样书。

读过《关山夺路》和《文学江湖》的样书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多家出版社都参与竞争这套回忆录的版权，鼎公的作品太令人震撼了！这部作品虽是个人回忆，却有着时代史诗的气象和格局。正像鼎公自己说的，“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，生死流转”。他用一支冷静的笔写出了一个大动荡、大分化时代的人间世相和他自己的一生沧桑。

至于鼎公说的“内容或文句诸多不宜”，我想他指的是作品反映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以及台湾地区“戡乱戒严”的白色恐怖，题材有些敏感，记述自然就会有所“不宜”。不过，以写法而论，正像鼎公本人说的：“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，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，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，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成峰，我也很高兴。”他秉持这样的超脱的态度，作品的立场显然会比较客观，在党派问题

上并无特别偏激的褒贬，所以我认为对这部书稿的“不宜”做技术处理，应该不很困难。

这样的好书很难得。我联想到类似的题材，相近的写法，三联不久前出版过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。相比之下，鼎公这部作品，内涵更丰富，故事更曲折，特别是作者对社会动荡和变革中的人生百态、世态炎凉的认识更富有洞见。王德威教授曾以“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”来评价《巨流河》，我以为套用这个句式，我们一定要说鼎公的“回忆录四部曲”是“如此冷峻，如此豁达，如此圆熟”，因而是“如此老辣”。

评估给了我们更多信心。我立即向版权中介公司报价：首印2万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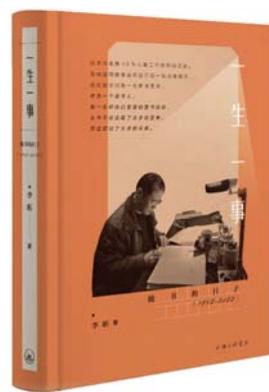
起初，我以为这个报价不低，因为毕竟是4本书一起出，等于要印8万册。谁想到，中介公司告诉我们，另有一家老字号的品牌出版社和我们报价相同。

于是鼎公犹豫起来。他说他不想放弃三联，但是那一家品牌出版社也是他多年来非常欣赏的。他给我写信，建议两家联合出版。如果做不到，他就只好看天意了。他说纽约有一座庙，现在正好在过年期间，反正大家都是要去庙里的，抽签很方便。

我有些着急，生怕这抽签已成事实。于是连忙写信，向鼎公痛陈三联一定要出版他作品的理由。

这封信发出两天后，鼎公回信，同意与三联合作。编辑部众人雀跃起来。有人说我这封信写得好，把它拿去给青年编辑传阅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信写得好坏并不重要，归根到底鼎公看中的是三联的品牌和诚意。

(作者为出版人，原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。文本摘自《一生一事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一生一事：做书的日子(1982—2022)》  
李昕 著  
猴面包树工作室 | 上海三联书店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 公益广告

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